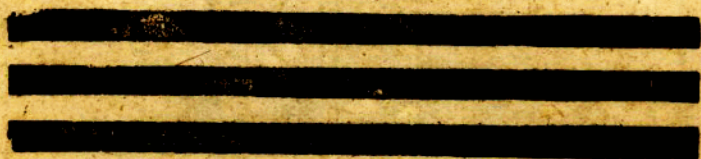


天 花 亂 墜

王 勉 之 著

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



天 花 亂 墜

王 勉 之 著

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一 月

天 花 亂 墜

每冊實價國幣五百六十元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

著者	王勉之
印行者	國民圖書出版社
社址	重慶江家園北香國寺
批發部	國民圖書出版社
地址	重慶江家園北香國寺

目次

一、過年

二、天花亂墜

三、回家

四、小偵探

天花亂墜

目次

天 花 亂 墜 目 次

四、小 附 錄

三、回 錄

二、天 涯 論 題

一、感 事

目 次

過年

王健之

時：抗戰期間。

地：西南某省一個農村裏。

人：黃老五

二十八歲。原本務農，因抽大烟的緣故，便做了一個無業的「爛土」。

性子浮躁點，人倒是個老好。說話愛用「歇後語」，與方老板說話之

愛用「歇後語」，可謂無獨有偶。如要問他「別看這」，他將一

黃 妻

二十五歲。黃老五的妻子。在表面上，雖然有點像個「雌老虎」，其

實骨子裏，也許是個「紙老虎」。天生的「張利嘴」不肯給人，長於

「辦理外交」，雖以丁保長之尊，對她亦尋無法可施也。總之，這

是一個相當能幹的女人。

黃連長 二十四歲。黃老五的堂弟。壯健，果決，豪爽，沉着，與他的堂兄黃

天 花 亂 墜

老五的瘦弱，猶豫委瑣，浮躁，比起來，遠感一個強烈的勁頭。也是將廢的，從軍後，因戰功而升擢爲上尉連長。同時，因爲在軍中又受了不少良好教育，所以學識極廣，見識極遠，道非尋常。雖之，其六寸三歲。米商。愛倚老賣老地教訓人。性子頗爲溫和，有過事取過教主義。

楊三爹

方老板

四十四歲。身很胖。屠戶。說話時最愛引用「歇後語」，就彷彿一般文人談話愛引經據典一樣。直率，粗直，樸實，愚笨，愛面，有強語。一個另有一種特殊風趣的人。

丁保長

四十多歲。以前，是個教私塾的學究；現在，是個新上任的保長。雖然保長并不一定是個「官」，但在他，却總妄自尊大，處處擺出一點官架子。說話時三句不離一句古文。古文掉得通不通，那是另一個問

且但說話喜歡掉古文却是事實。

拜拜！黃老五家裏的堂屋。

黃老五（拉開幕）黃老五的妻子正在必恭必敬的燃點香燭。然後，拿香拈燭，備點燃。她於是向春桌上供的祖先牌位，跪拜下去。這

黃老五（下俯稱黃）（向其妻捐着香燭，怒問着）你！你！你這是幹什麼呀！

黃妻（下俯稱妻）（不待叩畢，忿然立起）你管我幹什麼？你不過年，我可要過年！

黃（嚇）（舉着其妻的口吻）更加上「種尖銳的聲調」你不過年，我可要過年，（馬上

黃（又是另一付面孔，帶着「種玩笑的口吻」）你還要想過年呀？

妻（人家都在過年，我們為什麼不過年？一個人連年也不要了，節也不要了，那還成個

妻（什麼話？）

黃（就是你他媽的天天吵着過年，過年，（大聲）過什麼鬼年？人家要過年，是因爲吃

的有油條的有綢，（用手勢比作圓）口裏裏有這個東西呀！我們家裏，現在窮得

連顆米都沒有，拿什麼東西來過年？你簡直是他媽的「叫化子唱小調」——窮，窮，窮，心！（說完就跑過去把燭吹滅）。

妻 老五——你別抽足了大烟來胡扯亂鬧！我只問你，你黃老五窮得年不要了，難道連祖宗也不要了嗎？

黃 他媽的活人倘且過不成年，還管什麼死人！

妻 出世起，就沒見你這樣不講道理的人！

黃 他媽的我怎麼不講道理？

妻 你左一個「他媽的」，右一個「他媽的」，這些下流話，請你少說幾句好不好？

黃 他媽的我就是這個樣！你愛聽不聽。

妻 我看你簡直像一條牛，我不同你饒了。（欲入內被黃老五隨手扯住）。

黃 別走！別走！話得說清楚。（用手指着鼻頭，做出一付傻相）你說！我為什麼像一

條牛？

妻（好氣又好笑）你不像條牛，就像一條豬！

黃 別放屁！我爲什麼又像一條豬？你要罵我是一條牛，你就是個母牛；你要罵我是個豬，你就是個母猪。

妻 誰跟你這樣嬉皮笑臉？老五，你知道今天晚上是什麼日子嗎？

黃 你問這幹嗎？

妻 我要你說！

黃 你他媽的真燈扭！今天晚上是大年三十夜，我還不知道嗎？

妻 既然知道就得了，你看這個時候，不管是窮人富人，哪一家不在燒香磕頭？哪一家不在請祖先過年？爲人總不可忘掉根本，假若沒有祖先，哪兒又有你哩？說到窮，不錯，我們家裏確是很窮，但不能因爲窮，連祖先也不要，連香也不燒了？你說是不是？

黃 要祖先幹嗎？他媽的人家的祖先，保佑他的後人升官發財，有吃有穿，他的後人當

然應該燒香嗑頭，請他過年，我們這個不爭氣的祖先，他弄得我們窮得連褲子都沒有的穿的，還想要我來燒香嗑頭，請他過年，哼，沒有那樣的好事！

妻 你窮得沒褲子穿，那只怪你自己不好！

黃 怪我自己不好？我有什麼不好？

妻 怪你自己不該抽大烟！祖上給你留下來的田地，房子，錢，都給你抽那個鬼烟，

抽得一乾二淨，虧你還有臉來埋怨祖上！

黃 你懂得什麼？我埋怨祖上，自然有我埋怨的道理呀！當初，要是我的祖上不種大烟

，不抽大烟，我會弄上這個（用手勢比作抽大烟的樣子）鬼玩意兒嗎？（越說越上

火）都是他媽的這些祖上（順手將祖先牌位向地下一扔）活活的害了我！要是依着

我的豬脾氣，這個鬼木頭牌，（欲去拾，却被其妻搶去）他媽的，我就要把它扔到

茅坑裏去。

妻 （把牌位放還桌上原處）你呀，就只有本事幹這些沒出息的事，躲在家裏亂發脾氣

。要是着見了那些討賬的，你就像小鬼見了閻王，耗子見了貓，嚇得魂飛魄散，誰也不敢放。

黃 (被她正說着短處，不耐老羞成怒) 老子就是這個樣兒。(擰着、要用手指着)

妻 (瞪着眼) 什麼？只怕你抽個抽昏了！(走近，手叉着腰) 你在充誰的老子？

黃 (色厲內荏) 我又沒充你的老子，你偏要罵我！(對着對面的人，請你本來要罵)

妻 (你還要充我的老子，你別再說這話！)

黃 (軟化，漸漸鬆着) 你這帶着條條根找我的岔兒嗎？(低聲下氣) 我是說，我並沒有

充你的老子。我也不過是隨口說說，你別太認真，一直鬧到明天晚上十二點鐘了。

妻 我不准你這樣隨口亂說！(生氣，手叉着腰) 你還不聽手，眼淚又掉下來了。

黃 (完全屈服) 不說就不說，這又有什麼要緊的！

妻 (今天晚上是大年三十夜了，人家都在點香放炮，吃餃子，你倒在這裏充無賴，你這老子，我們

究竟預備怎麼辦？還有欠的那些賬，馬上就有人來要了，你也應該快點想個辦法才

是呀！

黃 你老是這麼吵吵鬧鬧的，教我怎麼想？最好你別吵別鬧，讓我來慢慢想個法子。

妻 這時候還要等你慢慢來想個法子，以前你是幹嗎的？

黃 我不是早就在想法子嗎？可是錢，老弄不到手，那教我又有什麼辦法哩？

妻 從這個月初一起，你就說想法去弄幾個錢來還賬過年，一直等到今天晚上三十夜了，你還是兩手空空，一個都沒有看見。

黃 這個年頭，你別把弄錢看得那麼容易！

妻 (冷笑) 哼！這個年頭！這個年頭不論耕田種地，挑糞抬轎的人，都有本事弄錢，

(大聲) 只有你這種抽大煙的人，才沒有辦法！

黃 你不要這樣鬼哭神嚎地亂嚷好不好？我的頭都給你吵昏了。(說着，使用手扶着頭，彷彿頭已經昏了)。

妻 你不用拿頭痛來嚇唬我！每回同你談一點有道理的話，你總是用頭痛兩個字來作擋

要 懶得再講奇怪，講的請你聽了就會明白，將會顯出不該的！

黃 做老人家別再吵了，行不行？和氣生財，越吵越窮！

妻 似大喉，似要吵，要吵去偏要吵去罷，只因你冷不冷，天不冷！

黃 無可如何，只得高聲叫，喜歡吵，願意吵，您老人家就吵吧！只要你不怕嘴乾。我

妻 他不怕頭痛，反正已經窮定了的，今天晚上就讓你吵個痛快。

妻 你以為我肯順同你這樣吵嗎？老實說，我也沒有辦法！

黃 可和尚禪着禿子心——彼此都是無法（髮）。

妻 你也不想看看，一個男子漢，天天就抽大煙，一點家裏都不管，還

妻 個什麼話，大煙，這是一輩，豈敢來非毀，且一日千回。張天將，他

黃 阿外，別抽大煙，抽起我的烟，就請來接我。

妻 這個家，要不是張法耕田，種在弄幾個錢來，還怕鳥雞完了！也說不定早就

抽耳關五老子了！你是什麼都管，這幾天只曉得抽那烟，盤止抽大煙，令天已

「難得大年三十夜了，你還不去想點辦法，天並理情情來遊賬過岸，反簡在家裏捋祖兒的牌位，還考考兩熊氣山寶老五派你憑良心說，應該不應該？」兩個小孩早想開黃：「我何曾不法想辦法？前些時候你聽聽我講過幾遍嗎？」

妻：「難得那天的事還好一點，提起來我就是一肚子的氣。那天你到城裏去借錢，不但連一個大都沒有借得，反簡在城裏用了幾兩錢多錢，偷雞不着反蝕把米，」

黃：「是你想的辦法？」——這黃那最難處（謎）。

妻：「這也不能怪我呀，天總不肯信，教我又有什麼辦法？」

妻：「為什麼人家不肯借？」——這黃那最難處（謎）。

黃：「那當然，因為我窮，怕我借得來還不起，恐恐人拿錢起，只恐辦不出留聲。」

妻：「別人不值錢給你，倒不是怕你不還，是因為你不該抽大烟！」

黃：「我又沒抽他們的，他們也犯不着管我！」——這黃那最難處（謎）。

妻：「你知道嗎？抽大烟的人，他的親戚朋友，都會瞧他不起的！」

黃 等連長的昨天回到家裏來，那一種雄糾糾氣昂昂的樣子，哪個君子不稱贊！一個你不提二房的若也引我倒忘了；撥起來，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。你可知道他這人家由前年請個國家，聽說上邊因為他打仗有功，賞了他一千塊錢嗎？

妻 從二嫌說過。共這就這就這！

黃 我想找他借幾個錢來還賬還單，催着急得，再說，大歐的官費又這這貴，而且又不你還不知道，他這三千塊錢，那二嫌說，他都拿去買了救國公債了。這大歐黃 又戴氣，咳！他媽的，這個鬼大癩能戒掉，我也真想去當兵打日本人。又有飯吃，又有衣裳，打了勝仗還能升官，還有錢花，他媽的，這現在當兵真是太好了！

妻 誰說當兵不好？你看老曾，當兵不到三年，就升了一個上等連長……

黃 什麼上等連長下等連長？人家是上尉連長，連上尉都不曉得，真他媽的鄉巴老！

妻 誰你的蛋！你以為我不曉得上尉連長嗎？連長比營長還大一點，我怎麼不曉得？你

黃 嘛，人家在外面打了兩年仗，就升了一個上等連長，這得是怎麼上，小黃說不進去